

# 唐詩析疑四題

水紹韓

重慶市永川市來蘇中學

## (一)「但使龍城飛將在」

王昌齡《出塞》詩：「秦時明月漢時關，萬里長征人未還。但使龍城飛將在，不教胡馬度陰山。」該詩第三句中的「龍城」，宋人王安石則改作「盧城」。究竟孰是孰非？後人雖無法確證，但可推斷。

今人沈祖棻《唐人七絕詩淺釋》一書云：「盧城，各本多誤作龍城，只有宋刊王安石《唐百家詩選》不誤。李廣為右北平守，匈奴號曰『飛將軍』，避之不敢入塞。右北平，唐為北平郡，治盧龍縣，《唐書》有盧龍府，有盧龍軍，故稱之為『盧城飛將』。龍城，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塔米爾河畔，是匈奴大會祭天之所，與李廣無關。」

沈教授的見解，就史學而言令人信服；以詩學而論，則不敢苟同。愚以為寫詩有別於寫史，無須苛求史實，但應重視詞采。歷代選本何以多作「龍城」？殆因歷代選家偏重詞采。「龍城」的詞采，更能烘托「飛將」威武的氣勢。古人愛用龍虎比喻英雄豪傑，如「龍虎之姿」、「龍爭虎鬥」、「龍驤虎步」、「龍吟虎嘯」等等，如就「龍城」內蘊另作新探，是否別有深意？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龍，君也。」《論衡·紀妖》：「龍，君之象也。」初唐駱賓王《秋雲》詩「陣影翼龍城」之句的「龍城」，則據此借代帝都。王昌齡此作「龍城」，是否亦因聯想駱詩而語意雙關呢？意即明指懷念漢朝鎮守盧龍「飛將」，隱喻期盼唐代保衛帝都「飛將」。如此設想，聊備一說。另就詩格平仄來看，「盧龍城」三字均係平聲，既然可以省作「盧城」，又未嘗不可省作「龍城」。再就此處省法來看，「飛將軍」既然省作「飛將」，而「盧龍城」則應省作「盧龍」，均為去尾省。這樣既可省法一致，又可避免爭議。據如上推斷，王安石改字之舉，難免擅改之嫌，不足為訓。

## (二)「人閑桂花落」

王維《鳥鳴澗》詩：「人閑桂花落，夜靜春山空。月出驚山鳥，時鳴春澗中。」該詩首

句中的「桂花」，一般直解為「春桂」之花。有人別訓為「月亮」。歧說不一。《語文知識》1997年第4期所載孫孟明《從「人閑桂花落」的疑竇談起》一文云：如果訓之為「春桂」之花，是「以特殊代替一般的景物描寫，沒有普遍性的意義，似不可確信」；如果訓之為「『月』」的代稱，但此說與第三句『月出驚山鳥』前後牴牾，似不可通解」。因此孫文另立新說，認為此處的「桂花」應訓作桂樹之子的「桂子」，「一般桂樹均於秋季開花而春季落子」，這是以「說因表果」的「『桂花』借指『桂子』的『變文』手法」，「『人閑桂花落』即是『人閑桂子落』」，「如果能把握『字見於此而義及於被』的疏解手法，即可對應『相通』了」。

孫文之說，顯然誤解了古人習用「桂子」一詞的意義。古詩文中的「桂子」除與「蘭孫」連用係表對人子孫的美稱外，均指「桂花」，沒有用指桂樹之「子」的，語本唐宋之間《靈隱寺》詩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」之句。另如宋·虞儔《有懷漢老弟》詩「芙蓉泣露坡頭見，桂子飄香月下聞」、宋·柳永《望海潮》詞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香」等。從以上引語可見，「桂花」之所以改作「桂子」，只是為了協調詩詞句中的平仄，別無深意，並非孫文所說的是「為了使語言生動，活潑多姿，為了增強語言的藝術感染力及其強烈的美學效果」。

愚以為這句中的「桂花」宜訓「月亮」。「人閑桂花落」意即「人靜月亮落」。「閑」訓「靜寂」、「安靜」，例如漢·傅毅《舞賦》「夫皎皎之閑夜兮，明月爛而施光」、唐·韓愈《招揚之罍》詩「鷲擘所不及，何異山中閑」。該詩是以攝取「月落」與「月出」兩個鏡頭來再現山間春夜的幽靜情境的。前兩句寫「月落」時分，是正面描寫春澗的幽靜：人靜月落，深夜的寧靜使得春澗更見幽寂。「空」，訓「岑寂」、「幽靜」。例如唐·杜甫《秋野》詩「大江秋易盛，空峽夜多聞」、唐·周賀《贈厲玄侍御》詩「關分河漢秋鐘絕，露滴彌猴夜岳空」、南唐李煜《搗練子·秋閨》詞「深院靜，小庭空，斷續寒砧斷續風」等。（訓見羅竹風主編《漢語大詞典》〈8〉「空」字條。）後兩句寫「月出」時分，是以聲寫靜，反補春澗的幽寂。這是南朝·梁·王籍《入若耶溪》詩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之句的化用。這樣理解不僅符合山澗春夜有無月色的實景，而且也能找出王維類似遣詞的例證。他的《秋夜曲》詩有「桂魄初生秋露微」之句。「桂花」、「桂魄」借指月亮，早見於前人詩句。如北周庾信《舟中望月》詩「星橋視桂花」與初唐駱賓王《傷祝阿明王府》詩「輪銷桂魄」之句。

如果訓之為春桂之花，則至少疑竇有二：其一，山澗春天會有多種春花，詩中何以不概用「春花」而偏用「桂花」？更何況古詩文中所用「桂花」均指八月桂花，若此特指「春桂」之花，則未免生僻特殊，令人莫名其妙！其二，「人閑聞花落」，這種意境過於玄妙，並非一般常人所有的感受！如言係指詩人自我的體會，則又有乖王維「一字一句，皆出常語」的詩風。（按：該語引自唐·殷璠選編《河岳英靈集》）

### （三）「自在嬌鶯恰恰啼」

杜甫《河畔獨步尋花》詩：「黃四娘家花滿蹊，千朵萬朵壓枝低。留連戲蝶時時舞，自在嬌鶯恰恰啼。」該詩末句中的「恰恰」一詞，或訓「用心」；或訓「鶯聲」；或訓「和諧」；或訓「適當（正好）」；或訓「頻頻（時時）」。

歧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

唐·玄應《一切經音義》卷二十有云：「恰恰，用心也。」後人有據此訓為「用心」的。今人朱東潤主編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》則取此說：「恰恰啼，猶言著意啼。」近人高步瀛選注《唐宋詩舉要》（下冊）有云：「（宋·朱翌）《猗覺寮雜記》卷上曰：『說詩以謂鶯聲也，《廣韻》云：恰恰，用心啼爾，非其聲也。』案：《廣韻》三十一洽曰：『恰恰，用心』，並無啼字。用心啼殊不成語，仍以解作鶯聲為是。」今人羅竹風主編《漢語大詞典》〈7〉「恰恰」條則取此說：「（3）象聲詞。鶯啼聲。」除以杜詩此句為首例之外，另舉有二例：元·張可久《水仙子·春愁》曲「景中情誰喚起，聽取西園恰恰鶯啼」與清·沈湘雲《踏莎行·送春》詞「恰恰鶯啼，喃喃燕語」。新版《辭源〈二〉》「恰恰」條卻注釋為「和諧」，除以杜詩此句為例外，另舉有白居易《游悟真寺》詩「樂蘆與戶牖，恰恰金碧繁」之句，並加說明：「後人據杜詩以恰恰為鳥鳴聲，非。參閱清·翁方綱《石州詩話》一。」新版《辭海》（語詞分冊上）「恰恰」條釋義與《辭源》相同。清·施鴻保《讀杜詩說》則云：「江畔獨步尋花云：『自在嬌鶯恰恰啼。』恰恰無注。字典恰字下，亦但引此詩云，恰恰者，鳥鳴聲。今按恰恰與鶯聲不類，公詩：『野航恰受兩三人』、『恰似十五女兒腰』、『恰有三百青銅錢』、『恰似春風相欺得』，皆是適當之辭。此言獨步之時之處，適當鶯啼。恰恰者，不一時一處也。當亦方言，今尚云然。」今人蕭滌非《杜詩選注》則取此說：「恰恰啼，正好叫喚起來。按『恰恰』乃唐人口語，通常只用一『恰』字與動詞相結合，如『恰有』、『恰似』、『恰值』、『恰受』之類，不勝枚舉，均為『正好』或『適當』之意。……其『恰恰』連文，即正好來。春光可貴，不宜錯過，故欲多釀春酒。有同志解為『不斷地』或『緊緊地』來，並援以解釋杜此詩，實非。另一為《降魔變文》：『便向廡中選壯象，開庫純駝紫磨金。峻嶺高岑總安致（置），恰恰遍布不容針。』所謂恰恰遍布，亦即正好遍布之意。此一口語，宋仍沿用。黃山谷《同孫不愚過昆陽》詩：『田園恰恰值春忙，驅馬悠悠昆水陽。』此恰恰應解作正好，更無可疑。杜此詩題為『獨步尋花』，蝶時時舞，而鶯則非時時啼，今獨步來時，鶯歌適起，有似迎客，故特覺可喜耳。」今人郭在貽《古漢語詞義札記》中訓「恰恰」為「戢戢」，有「密集、積聚、繁多、頻繁」之義，可引申訓為「頻頻」，用如「殷勤報春去，恰恰一鶯啼」（宋·楊萬里《和仲良春晚即事》）。據此，「恰恰啼」即「頻頻啼」。今人宋子然編著《訓詁學》中則取此說：「恰恰與上句的時時相對成文，則應當也是一個表時態或表情狀的副詞。實則恰恰在這裏乃是頻繁不斷之意。恰恰作頻頻、時時解，蓋唐人俗語，從唐詩中不難找到例證。白居易《游悟真寺》詩：『樂蘆與戶牖，恰恰金碧繁。』以恰恰字狀繁字，即是恰恰訓為頻繁之意的確證，明人胡震亨《唐音癸箋》卷24引王績詩『年光恰恰來』，恰恰來即時時來、頻頻來也。」

「從語源學的角度來

看，恰與曷音近（古韻屬同一韻部），而凡從曷聲之字多有積聚、密集、繁碎、煩繁之意。」

明·張自烈《正字通·心部》云：「恰，適當之辭。」清·鄭珍《說文新附考·恰》云：「六朝以前無此字，唐人詩乃常用之，義為適當，齊梁以來俗語也。」杜詩中所用「恰」字皆為「適當」之義，此處將「恰」字同義疊用，僅為與上句「時時」對舉成文而已。因此愚以為應從施鴻保、蕭滌非之解，既合唐人口語，又符該詩意境。至於其他諸說，似均有所不當。如果訓為「用心」，則「用心啼殊不成語」，顯然牽強；如果訓為「鶯聲」，則「恰恰與鶯聲不類」，後人所用「恰恰鶯啼」之例，則屬誤用，不足為憑；如果訓為「和諧」，從例證可見，其義晚出，有乖原意；如果訓為「頻頻」，既嫌迂曲，又無確證，所引王績詩「年光恰恰來」之句，只有解作「春光正好來」，才能貫通下句「滿盃營春酒」。此處「年光」即「春光」，用如王績本人《春桂答問》詩「年光隨處滿」與李觀《御內新柳》詩「年光樹樹新」句中的「年光」。白居易詩《樂廬與戶牖，恰恰金碧繁》句中的「恰恰」，《漢語大詞典》訓之為「融和貌」，新牌《辭源》訓之為「和諧」。「融和」與「和諧」乃「恰好」的引申義，愚以為宜以此解。此處「恰恰」是狀「金碧」而非「狀『繁』字」，這個「繁」字宜引申訓作「華麗」，用如《後漢書·班彪傳》「窈窕繁華」、唐·康駢《劇談錄·慈恩寺牡丹》「繁豔芬馥」與宋·蘇軾《〈王盤孟詩〉序》「繁麗豐碩」句中的「繁」字。今人王汝弼選注《白居易選集》中則將白詩《東樓南望八韻》「峰頭鈿點繁」句的「繁」字注釋為「光輝燦爛」。（整句注譯為：「山寺燈光閃爍，就和美人首飾上鑲嵌的珠寶一樣，光輝燦爛。」）據此理解，「樂廬與戶牖，恰恰金碧繁」，意即「料拱與門窗，著色協調，金碧輝煌」。

#### (四)「白帝高為三峽鎮」

杜甫《夔州歌》：「中巴之東巴東山，江水開闢流其間。白帝高為三峽鎮，瞿塘險過百牢關。」該詩第三句中「三峽鎮」的「鎮」字有些費解，致使名家所注有誤，值得一辨。

蕭滌非《杜甫詩選注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）中訓之為：「（白帝）城扼瞿塘峽口，足資鎮壓，故曰高為三峽鎮。」山東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室選注《杜甫詩選》（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版）中訓之為：「鎮：鎮壓、鎮住的意思。白帝城扼瞿塘峽口高鎮三峽，所以說『三峽鎮』。《唐詩鑒賞辭典》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版）中周嘯天所撰《夔州歌十絕句（其一）》云：「『白帝』即白帝城，城在夔州之東的北岸高峰頂上。這裏是公孫述割據稱雄之處，也是三國時蜀漢防東吳的要沖，因它守住瞿塘峽口，足資鎮壓，所以說是『三峽鎮』。」而且還說這兩句是「的對」句。

不錯，這兩句無論從詞性或平仄上說，均對應工穩，堪稱「的對」。可是如上三種注釋均訓「鎮」為動詞「鎮壓」，則與「的對」不符。這不僅與下句名詞「關」字詞性不相對應，而且兩者的句式結構也不相對應了。再說把「三峽鎮」顛倒過來講成「鎮壓（或鎮住）三

峽」，其語意也令人費解；如果講成「為三峽鎮守（外侵敵人）」，則「為(wei)」與「過」字一是仄聲介詞、一是仄聲動詞，詞性和平仄都不對應，這怎能配稱「的對」呢？可見這個「鎮」字當作另解。

羅竹風主編《漢語大詞典》〈11〉「鎮」字條有云：「(10) 重地；險要處。晉·張載《劍閣銘》：惟蜀之門，作固作鎮。」唐·儲光義《臨江亭五詠》之一：「晉家南作帝，京鎮北為關。」徐中舒主編《漢語大字典》〈六〉「鎮」字條有云：「(9) 重要或險要的地方。」該字典除以晉·張載《劍閣銘》「作固作鎮」之句為例外，還以杜詩《夔州歌》此句為例。「鎮」字的本義，《說文》訓之為《博壓也》，《廣雅》訓之為「重也」，其引申義如指山而言，孔安國訓之為「每州之名山殊大者」，鄭玄訓為「山之重大者」。因此如泛指地點而言，則可訓之為「重要或險要的地方」。此句中的「鎮」宜訓「險要的地方」。這樣不僅與「關」字詞性對應了，而且句意也暢達了。該二句可譯為：「白帝城地勢高峻，堪稱三峽要塞處；瞿塘峽江流險急，勝過漢中百牢關。」